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 地点试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关键词：陕西 石峁遗址 后阳湾 呼家洼 龙山文化

KEYWORDS: Shaanxi Shimao Site Houyangwan Site Hujiawa Site Longshan Culture

ABSTRACT: In 2012, trial excavations to the Houyangwan and Hujiawa Localities of the Shimao Site in Shenmu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At Houyangwan Locality, two square semi-subterranean house foundations and five burials, two of which were vertical earthen shaft pit burials and three were urn burials, were recovered.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se features were mainly potteries, plus some stone and bone implements and large amount of animal bones. At Hujiawa Locality, four house foundations were found, but only the F3 of them was recovered and only potteries were unearthed. The superposition, intrusion and overlap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eatur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artifacts revealed by the trial excavations provided important evid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periodization and dates of the cultural remains within the Shimao ancient city s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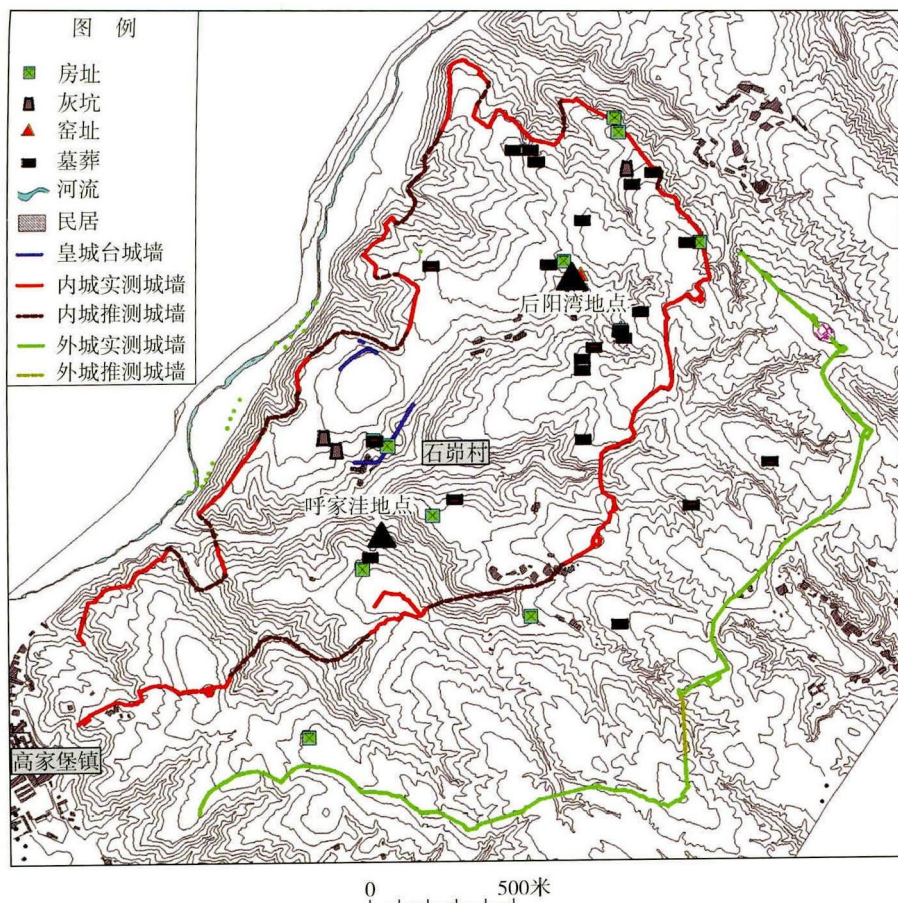
2011年7~9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马面等附属建筑。2012年复查工作首次确认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构成，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1]。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2013年，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石墙阴洼地点），揭露出一座规模宏大、建造精良的龙山文化晚期至夏时期的城门遗址，同时还对内城中的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进行了抢救性试掘。以下主要介绍2012年度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图一）的试掘收获。

一、后阳湾地点

后阳湾地点位于皇城台北方的山坳台地之上，西端南部为一处自然冲沟。2012年春季，石峁村新修生产路即沿沟北坡向东，至后阳湾地点北折，一直去往麻黄石墙地点、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2011年调查工作开展以来，在后阳湾地点发现的房址较为集中，尤以地面铺设白灰者居多。

后阳湾地点系石峁考古队驻地，驻地分上、下两院，下院为石峁村民的窑洞院落。据称，20世纪90年代挖崖建窑时，在此处就发现了土坑墓，知情者还详细讲述了墓内出土有玉环和玉铲等遗物。考古队驻地下院南侧土崖上暴露房址（后阳湾2012F1）以及包含较多陶片和骨块的灰层、红烧土遗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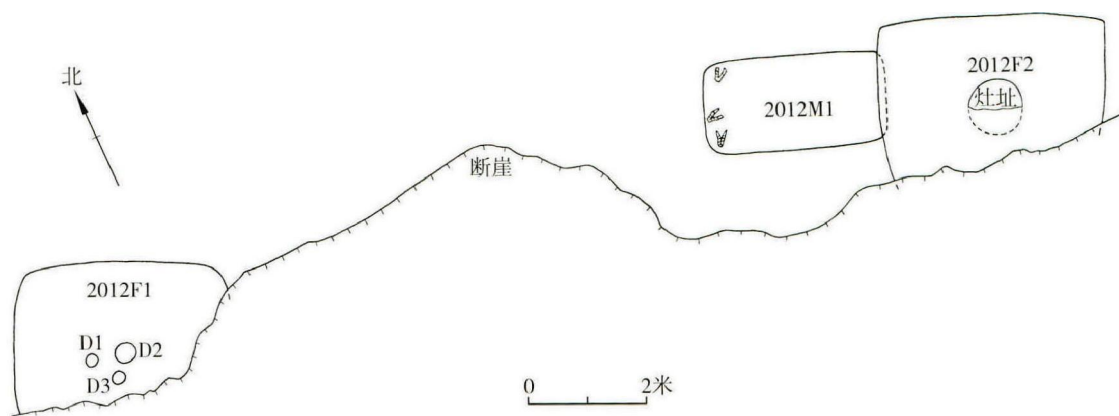
图一 后阳湾、呼家洼地点位置图

的断面，即后阳湾一号剖面。考古队驻地上院也是一处窑洞院落。该院落现由北、东、南三排窑洞构成，北排为三间南向的箍券石窑，东排有三间西向的掏洞土窑，南排是一些向北的低矮土窑。这些土窑的窑面上的白灰面房址、袋状灰坑等遗迹现象很易辨清，据20世纪70年代参与修窑的群众讲述，此处多见“白面场”（陕北俗语，指色白而平整、光滑的地面，即房址之白灰地面）。此说与实际情况相符。在后阳湾二号剖面的驻地上院北部土崖上有一处白灰面长度超过10米的房址。2012年夏季暴雨过后，上述两处剖面均被不同程度冲垮，崖坎崩塌，二号剖面西侧的生产路亦被冲切成渠，石峁考古队随即予以抢救性清理，收获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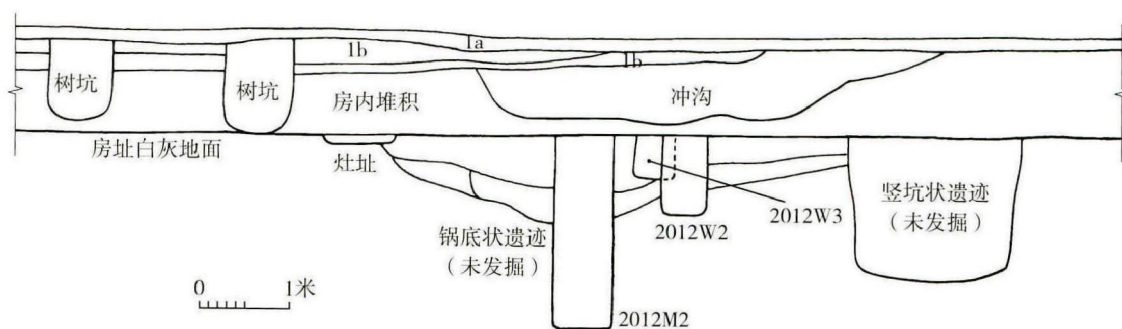
（一）地层堆积和层位关系

我们沿一号剖面顶部进行了局部的平面发掘，清理宽度依地形差异而不等，目的是将剖面上暴露的遗迹现象全部予以清理。发掘表明后阳湾一号剖面附近无原生文化层堆积，20~30厘米厚的耕土层下为第2层，为包含较多石块、陶片、骨块和瓷片的黑灰色土，土质疏松，厚约30厘米。考虑到一号剖面处于山峁坡底地带，上述地层应是从高处由流水带来的冲淤堆积。一号剖面上的遗迹均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遗迹包括房址和墓葬两类，由北向南分别编号为后阳湾2012F1、2012M1、2012F2，其中2012F2打破2012M1（图二）。

限于客观原因，本次试掘仅对二号剖面上暴露的部分遗迹进行了剖面清理。铲刮之后的后阳湾二号剖面显示，白灰面房址叠压



图二 后阳湾一号剖面处遗迹平面分布图

图三 后阳湾二号剖面处剖面图
1a、1b. 耕土

于耕土层第1a、1b层下，剖面北部有两个树坑，叠压于第1a层下，打破第1b层及白灰面房址内堆积；南部有近现代坡地冲沟，叠压于第1b层下，打破白灰面房址内堆积。房址白灰面以下叠压两座瓮棺葬，由晚到早分别编号为后阳湾2012W2、2012W3，前者打破后者。瓮棺葬北侧还有一座竖穴土坑墓，编号为后阳湾2012M2。3座墓葬均打破下面有明显分层的锅底状遗迹（图三）。另外，剖面西北部路面上暴露有一座瓮棺葬，编号为后阳湾2012W1，开口层位不明，打破生土。

（二）遗迹

2012年度在后阳湾地点清理方形地穴式房址2座和墓葬5座，其中竖穴土坑墓2座、瓮棺葬3座。

1. 方形地穴式房址 2座。

后阳湾2012F1 位于一号剖面，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见图二）。东南部在

修建窑洞院落时被挖毁，原形状应为圆角方形地穴式建筑。后阳湾2012F1底部边长3.5米，墙壁残高约2米，自下而上有内收趋势。从此处地势观察，门道应在被挖毁的南侧，面向山坡低处。室内地面为踩踏痕迹明显的黄色生土，偏北侧有用火迹象，地面被烤成青灰色。室内正中有一个柱洞，编号为D2；在其西侧和南侧另有两个较小的柱洞，分别编号为D1、D3。3个柱洞呈“品”字形分布，均为圆形筒状。D2直径34、深20厘米，内部铺垫较多碎陶片。D1、D3尺寸大致相同，直径20、深15厘米，内部铺垫大量碎陶片。室内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疏松，包含大量兽骨、陶片以及少量石块。出土陶片虽多，但多为碎小者，无可复原器物。

后阳湾2012F2 位于后阳湾2012F1东南侧，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后阳湾2012M1及生土（见图二）。后阳湾2012F2为铺设

白灰地面的方形地穴式建筑，边长3.8米，墙壁残留最高约0.5米。房址西南部被建房取土破坏，未见明确的门道遗迹，与后阳湾2012F1相似，依地势推断，门道应向西，面向山坡低处。室内地面为白灰面，有上下两层，残甚。灶坑位于室内中部，为一圆形浅坑，底部有一层烤成红烧土的烧结面，直径95、深10厘米。室内填土为黑色疏松沙土，仅出土数片灰陶篮纹和绳纹陶片以及1枚鳄鱼骨板。

2.墓葬 5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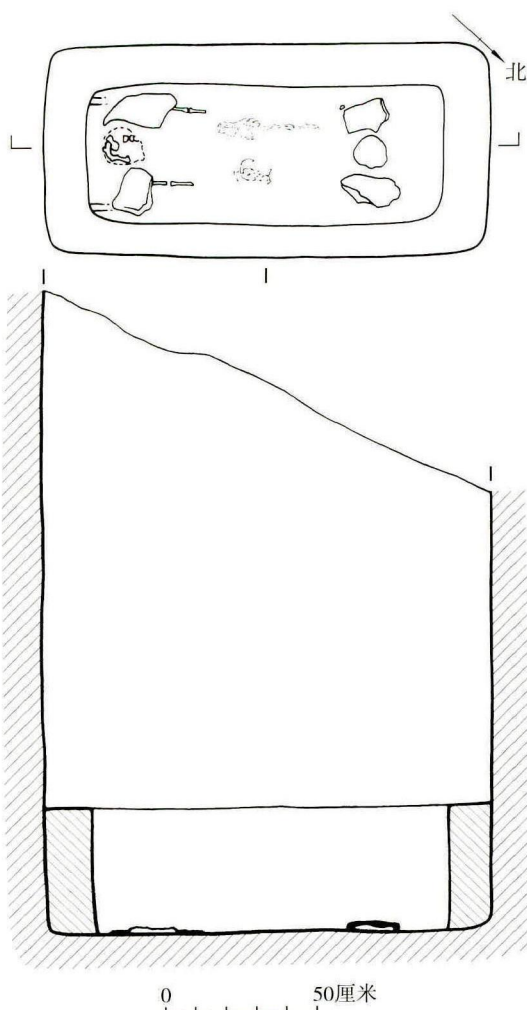
(1) 竖穴土坑墓 2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

后阳湾2012M1 位于一号剖面处，叠压于第2层下，被后阳湾2012F2打破，同时又打破生土（见图二）。坑壁竖直，壁上的竖向挖掘痕迹明显。墓坑长3.05、宽1.6、深2.95米。墓内填土为均匀地夹杂棕黑色土粒的灰黄色花土，较为硬实。经调查得知，该墓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到盗掘，盗洞由顶部直达墓底。墓底有少量散乱人骨及1件陶瓮足，还有一些灰色和青色板灰，应为葬具残留。板灰北侧有1具完整人骨，侧身屈肢，头朝西，面向南，上肢似为捆绑姿势。经初步鉴定，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图四）。另外，在被盗扰的西侧墓壁近底部还发现3个猪下颌骨。

后阳湾2012M2 位于二号剖面处，叠压



图四 后阳湾2012M1（上为北）



图五 后阳湾2012M2平面、剖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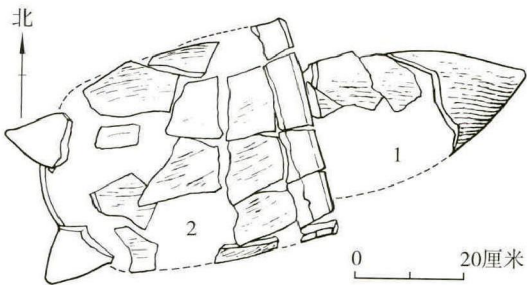
于房址白灰面之下。墓坑长1.5、宽0.7、深2.2米。墓内填土为灰黄色花土，墓壁上留有明显的竖向挖掘痕迹。墓底四角有木质葬具腐朽后留下的空腔，底部铺黑色石板，石板上有白色板灰及骨骼粉末。墓主骨骼腐朽严重，仅余少量头骨和上肢骨，初步鉴定为少年个体，头向东。尸骨附近有少量红色颜料，或为朱砂（图五；图六）。

(2) 瓮棺葬 3座。

后阳湾2012W1 位于二号剖面附近，发现时即已暴露于石峁村新修生产路的地表，开口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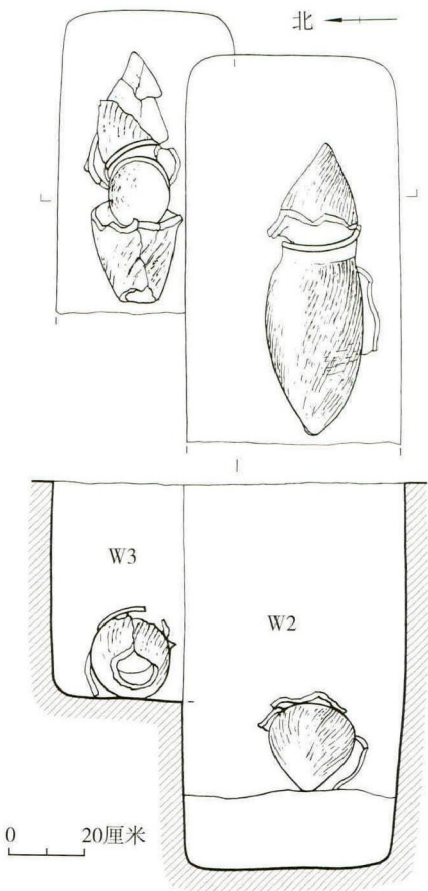
图六 后阳湾2012M2（上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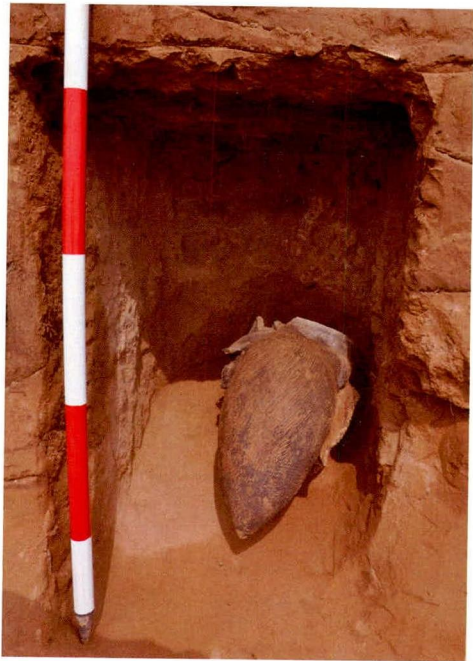
图七 后阳湾2012W1平面图
1. 陶鬲 2. 陶三足瓮

位不明，墓坑亦无迹可寻。葬具由一双鬲陶鬲足和一陶三足瓮对口套接组成，大致呈东西向，鬲东瓮西（图七）。鬲内已遭严重扰动。瓮内有婴儿头骨、上肢骨和肋骨，胸部近颌处还压有一块小石板，石板顶面涂红色颜料。

后阳湾2012W2 位于二号剖面处，叠压于房址白灰地面之下，打破后阳湾2012W3。后阳湾2012W2呈长方形竖坑状，东西向，残长90、宽50厘米，距开口深90厘米。坑内填疏松的灰黄色土，葬具位于坑下



图八 后阳湾2012W2、W3平面、剖视图



图九 后阳湾2012W2（西→东）



图一〇 后阳湾2012W2内织物



图一一 后阳湾2012W3（西→东）

部偏南，由一双鬲陶器的两个袋足对口套接组成（图八；图九）。人骨较为零散，肢骨、肋骨等散乱置于陶器的袋足之内。经鉴定，骸骨属于一不足周岁的婴儿。陶器的袋足内未见填土，仅在骨骼以下有一些细腻的淤土。婴儿骨骼上部还残留一些织物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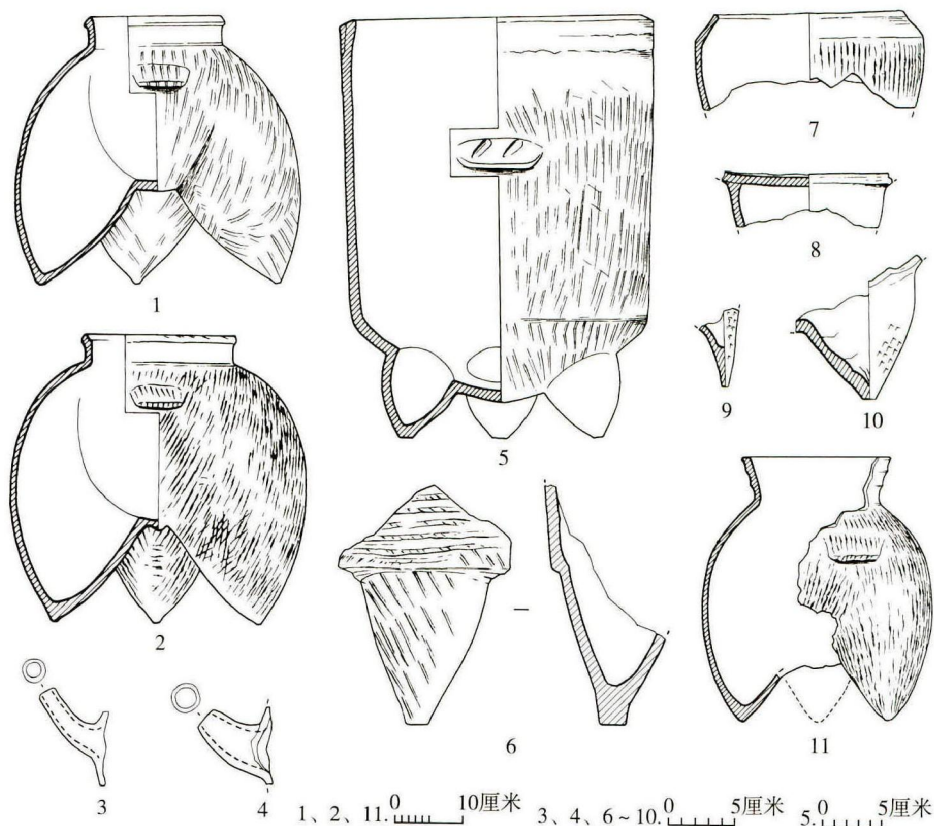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后阳湾2012W3内婴儿骸骨

织线的经纬依稀可见，又可细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骼，经纬较为细密，上层经纬较为粗疏（图一〇）。经初步鉴定，这些织物原料为苧麻类纤维。

后阳湾2012W3 位于二号剖面处，叠压于房址白灰地面之下，被后阳湾2012W2打破。后阳湾2012W3呈方形竖坑状，东西向，残长65、残宽30厘米，距开口深45厘米。坑内填疏松的灰黑色土。葬具由一陶鬲的三足套接组成，其中靠内侧的两空足对口套接，外侧的空足下部再套接一空足（图一一）。人骨保存完整，经鉴定，属于一不足周岁的婴儿，部分骨骼上残留红色颜料，似为朱砂（图一二）。人骨以腰部为界，上下部分别位于两空足内，与后阳湾2012W2相同。葬具内未见人为填土迹象，仅在人骨周边有少量细腻的淤土。

（三）遗物

后阳湾地点2012年度试掘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另外还有少量石器、骨器及数



图一三 后阳湾地点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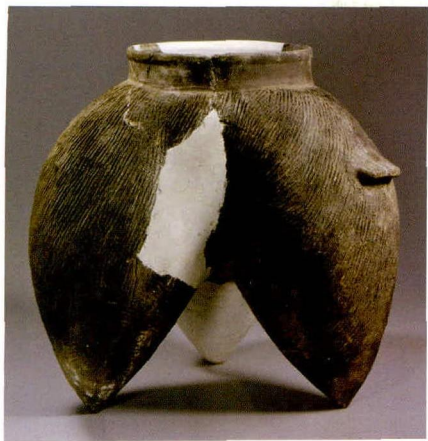
1、2、11. 高 (2012W3 : 1、2012W2 : 1、2012W1 : 1) 3、4. 盃流 (2012F1 : 6、2012F1 : 7) 5. 瓮 (2012W1 : 2) 6、10. 瓮足 (2012F1 : 2、2012F1 : 3) 7. 罍 (2012F1 : 4) 8. 豆 (2012F1 : 5) 9. 高足 (2012F1 : 1)

量较多的动物骨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动物骨骼中还辨识出一枚鳄鱼骨板。

1. 陶器 灰陶占绝对多数,夹砂陶较多,泥质陶次之,另外还有少量泥质灰皮红褐陶和红陶片。陶器纹饰以篮纹和绳纹居多,还有少量细方格纹。器形多为空三足器,可辨器类有鬲、罍、豆、盃、三足瓮等,典型标本如下。

鬲 4件。后阳湾2012W1 : 1,夹粗砂灰陶,陶色暗黑。方唇,斜直领较高,溜肩,肥袋足。领部贴两周细泥条凸棱,上下平行分布,领部以下周身饰竖向或斜向的拍印粗疏绳纹;裆与领之间贴附一梯形髭,偏于鬲足一侧;裆部瘪瘦。口径22、高39.2厘米(图一三,11)。后阳湾2012W2 : 1,夹砂灰陶,胎质细腻,陶色亮灰。直口,厚圆唇,

唇上压印一周短斜绳纹,矮领竖直,鼓肩,袋足自领下鼓出,较为肥大,裆部有明显的瘤状下凸,上附黑色烟炱。领部抹光,领部以下通体饰细密的斜向拍印绳纹,纹饰较深且规整、清晰,足内侧饰交错绳纹;器身上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梯形髭,上饰绳纹,其一位于裆部正中的上方,另一位于对称的袋足正上部,二髭中间还有一个压印指窝。口径22、高43厘米(图一三,2;图一四)。后阳湾2012W3 : 1,夹粗砂灰陶,陶色暗黑。直口,厚圆唇,直领外侈,溜肩,袋足外撇,裆部分得较开。矮领竖直,表面均抹光,领部以下饰较为稀疏的篮纹,纹饰宽深,器身多处有较厚的黑色烟炱;两个梯形髭上均饰浅疏的篮纹,其一位于裆部正中上方,另一位于对称的袋足正上部。口径22、高42厘米



图一四 陶鬲（后阳湾2012W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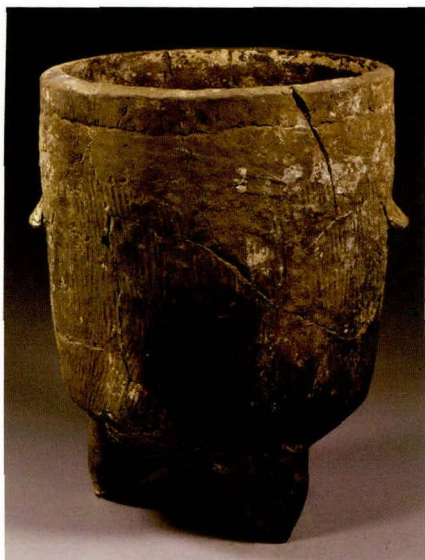
（图一三，1）。后阳湾2012F1：1，泥质灰陶。仅存鬲足，较细瘦。足上饰细方格纹。残高5.6厘米（图一三，9）。

瓮 3件。后阳湾2012W1：2，夹细砂灰陶，陶色蓝灰。直口，方唇，平沿稍外斜，器身呈直筒形，腹底折棱明显，圜底，下接三空足。口沿上有一些压印的短绳纹，大部分被抹光，口沿部能看出明显的贴泥加厚的分界线，沿部以下至腹底拍印斜向篮纹，局部抹光；腹中部偏上有两个对称的梯形罍，其上有戳印窝，一足正上方有一个较小的三角形戳印窝，两足之间正上方有两个较大的尖圆形戳印窝。口径26、高35厘米（图一三，5；图一五）。后阳湾2012F1：2，夹砂灰陶。仅存锥状瓮足。足上饰篮纹。足高11.6厘米（图一三，6）。后阳湾2012F1：3，夹砂灰陶。仅存瓮足，较矮胖。下半部饰细方格纹。残高9厘米（图一三，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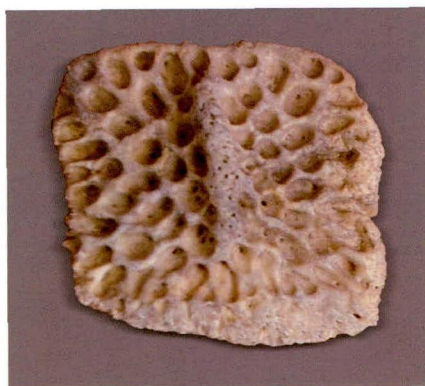
罍 1件（后阳湾2012F1：4）。夹砂灰陶。敛口，圆唇，颈部内斜，折肩，腹部斜内收，下部残。口沿抹光，器身饰竖向绳纹。口径14.2厘米（图一三，7）。

豆 1件（后阳湾2012F1：5）。夹砂灰陶。仅存豆柄，豆盘底部平整，柄部略内收。器身抹光。残高3.2厘米（图一三，8）。

盂 2件。夹砂灰陶。仅存流部。后阳湾2012F1：6，呈筒状，较细长。长7、管径



图一五 陶瓮（后阳湾2012W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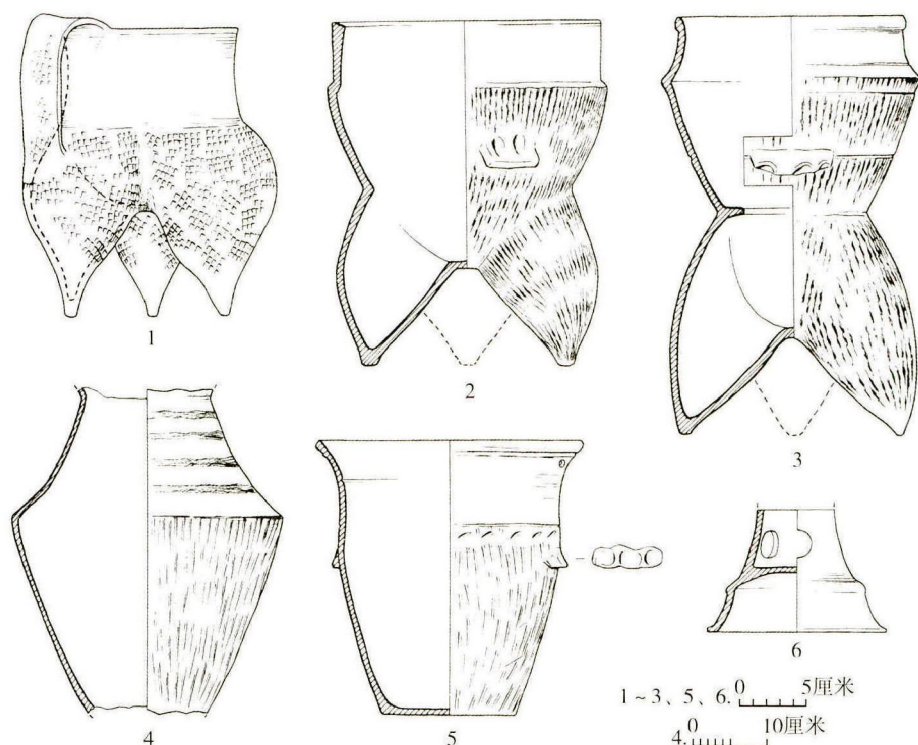
图一六 鳄鱼骨板（后阳湾2012F2：1）

1~2厘米（图一三，3）。后阳湾2012F1：7，呈筒状，较粗短。长6.8、管径1.6~2.8厘米（图一三，4）。

2. 鳄鱼骨板 仅发现1件（后阳湾2012F2：1）。呈方片状，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内侧凸起一条脊，背面略内凹。边长约2厘米（图一六）。

二、呼家洼地点

呼家洼地点位于皇城台正南端的山峁台塬北坡，其东端北侧为一处天然冲沟。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村民修建进村道路时将冲沟南侧周边的山峁削坡成崖，暴露出灰坑、深穴式房址（剖面形状与袋状灰坑近



图一七 呼家洼2012F3出土陶器

1. 单把鬲 (2012F3 : 1) 2. 甗 (2012F3 : 2) 3. 甗 (2012F3 : 3) 4. 折肩罐 (2012F3 : 5) 5. 大口尊 (2012F3 : 6) 6. 豆 (2012F3 : 4)

同，唯地面有柱洞）、白灰面房址等多处遗迹，尤以呼家洼地点崖坎上的遗迹现象最为丰富。2012年9月雨季过后，呼家洼地点断崖上暴露的遗迹时有崩塌之险，是故在此重点复查，发现窑洞式房址4座，并对其中一座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一) 地层堆积和层位关系

房址所在剖面无文化层堆积，厚约30厘米的耕土层下即出露遗迹，打破生土，各遗迹间无打破关系。

(二) 遗迹

共发现4座房址，自南向北分别编号为呼家洼2012F1~F4。这些房址似有成排分布的规律，囿于诸多客观原因，我们仅对保存最差的呼家洼2012F3予以清理。

呼家洼2012F3 仅存东南一角，残余面积不足1平方米，挖建于生土之中。东、南两壁残高约50厘米，自下而上有内收趋势。屋角较圆，墙面上涂有一层草拌泥，厚0.6~0.8厘

米，其中东壁上部还留有涂敷草拌泥时的横向五指抹痕。房址地面为踩踏硬实的黄色生土。东壁北端有一柱洞，残剩半圆。房址地面上有一层包含大量陶片的堆积层，厚约20厘米，其上又覆较为疏松的灰黄色土。

(三) 遗物

呼家洼2012F3出土遗物仅见陶器，其中灰陶占绝对多数，夹砂陶最多，泥质陶次之，另外还有几片灰皮红褐陶。纹饰以绳纹和篮纹为主，兼有少量细方格纹。可辨器类有鬲、甗、甗、豆、大口尊、折肩罐等。

单把鬲 1件 (呼家洼2012F3 : 1)。细泥灰陶，陶色亮蓝，胎体较薄。直口，方唇，高领稍内束，三足上部圆鼓，下部斜收，实足尖较细高。一宽把由口部连至一空袋足圆鼓处，宽把高出口沿部分、领部及足尖抹光，宽把表面及三足饰拍印的细密方格纹。口径10.2、高22厘米 (图一七，1；图一八)。



图一八 陶单把鬲（呼家洼2012F3：1）



图一九 陶罍（呼家洼2012F3：2）

罍 1件（呼家洼2012F3：2）。夹粗砂灰陶，陶色暗灰。直口，方唇内倾，高直领，领、腹连接处有明显的外凸折棱，腹底钝圆，三袋足的尖部圆厚。自颈部折棱以下通体饰竖向的细密绳纹；腹中部偏上有对称的两个长方形罍，斜向下贴附，罍上有长圆形小戳窝；裆部以上烟炆较厚。口径22、高25.2厘米（图一七，2；图一九）。

甗 1件（呼家洼2012F3：3）。夹砂灰陶，陶色暗灰。薄圆唇，口唇部外撇，宽折肩，斜直腹下收，束腰，内有一圈腰隔，上有指捏痕，袋足瘦高，足尖稍内收。腰部偏上有对称贴附的鸡冠状罍，其一位于裆部正中以上，另一位于一足正上方；折肩部素面，其下饰粗疏的竖向绳纹；上腹有平行分布的两周凹弦纹；裆部有烟炆痕。口径17.2、高30.4厘米（图一七，3；图二〇）。

豆 1件（呼家洼2012F3：4）。细泥灰陶，表面抹光。仅存柄下部及豆座，柄顶端有切磨痕迹，柄部有三个等距分布的圆形镂孔，圈足外撇，呈喇叭状。圈足径13.4、残高9厘米（图一七，6）。

大口尊 1件（呼家洼2012F3：6）。泥质灰陶，陶色亮灰，表面抹光。敞口，薄圆



图二〇 陶甗（呼家洼2012F3：3）

唇，口沿外贴泥条加厚，上腹微鼓，下腹斜收，平底。腹部外鼓处有对称贴附的两个鸡冠状罍，罍以上有一周戳印的斜向小圆窝，其上又有一周凹弦纹，罍上及其下部饰浅疏的竖向篮纹。口径22、底径10、高20.2厘米（图一七，5；图二一）。

折肩罐 1件（呼家洼2012F3：5）。泥



图二一 陶大口尊(呼家洼2012F3:6)

质灰陶,胎质可见少量细砂。口、底均残,折肩,折棱尖凸,肩部下端略内凹,深腹向下斜收。肩部可见平行分布的刮抹痕迹,折肩以下饰浅疏的竖向篮纹。残高43厘米(图一七,4)。

三、结 语

2012年度石峁遗址的试掘工作属抢救性清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有关房址及墓地布局等宏观信息获知较少。本次试掘揭露的一些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及平面关系、遗物的共存关系及其出土位置等信息,为了解石峁城址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分期与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后阳湾地点试掘的最重要收获是出土了3件形态有别、演变成序的双鬲陶鬲,大致反映了河套中南部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陶鬲的发展形态。W3、W2、W1出土的陶鬲以往分别被称为宽弧裆鬲、瘤裆鬲和尖角裆鬲^[2],代表了双鬲鬲由早到晚的发展形态。W2打破W3,这一层位关系再次印证了瘤裆鬲晚于宽弧裆鬲的认识。W1的层位关系虽然阙如,但从带鬲鬲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其出现年代应晚于W3和W2,处于尖角裆鬲阶段。目前发表资料显示,后阳湾出土的宽弧裆双鬲

鬲是陕北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特有的遗物,类似器形亦见于山西中北部,以杏花H118为代表^[3],唯两者鬲的安装方式不同。山西中北部多见侧装双鬲鬲,而后阳湾地点出土者为正装鬲。瘤裆鬲以往发现数量较多,典型遗址有神木寨峁^[4]、内蒙古永兴店^[5]等;尖角裆鬲与寨峁AH60出土的陶鬲裆部风格一致。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陶鬲完善了正装双鬲鬲的类型学发展序列,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龙山文化中晚期以来黄河两岸以陶鬲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及面貌的认识。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现。晋南地区陶寺M3015^[6]和清凉寺M54、M82和M146^[7]均出土鳄鱼骨板。上述墓葬在墓地中均处于较高等级,鳄鱼骨板应与鼉鼓相关,代表了墓主身份,特别是陶寺M3015一度被认为是“王墓”。因此,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鳄鱼骨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石峁遗址的聚落等级。

呼家洼F3出土的陶器共存关系明确,包括鬲、罍、甗、豆、折肩罐、大口尊等。其中,方格纹单把鬲与新华99F17:5^[8]、陶寺99IIH22:9^[9]以及朱开沟M1036、M1038、M1051、M3043、M4037^[10]等遗迹单位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罍、甗、豆、折肩罐、大口尊都可在新华等遗址中找到相类或相同的器物,年代应与之相当。因此我们认为石峁遗址呼家洼2012F3出土陶器群的年代应已进入夏纪年范畴,与其他遗址发表的材料相比,呼家洼地点出土的陶器组合器类更为丰富。

2012年度的试掘工作确认了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为石峁城址内城两处居住区,其周边分布有成人墓葬及瓮棺葬,对此有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从时代上看,后阳湾地点早于呼家洼地点;从地形上看,两处地点均以较为独立的梁峁台地为居葬区域,两者相距一定距离,或许暗示着石峁城址内部的

居住区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变迁或扩张。其二，后阳湾地点发现的两座土坑墓在层位上都早于房屋基址，可能表明石峁城址内部相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划分，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确认。另外，结合近年来调查、勘探成果分析，石峁城址内部墓葬多发现于房屋聚集区周边，分布零散，规模不大，难见成片分布的大型墓地，这或许是石峁遗址墓葬分布的一般规律。

附记：本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子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编号2013BAK08B05）的阶段性成果。本次发掘的领队为孙周勇，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孙周勇、邵晶、康宁武、屈凤鸣、刘小明、白海龙。本文线图由刘军幸、董红卫绘制，照片由邵晶、张明惠拍摄。

执笔者 孙周勇 邵晶 邵安定
康宁武 屈凤鸣 白海龙

注 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考古》2013年第7期。

[2] 张忠培：《杏花文化的侧装双螭手陶鬲》，《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

[3]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第11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永兴店遗址》，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第13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II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

[1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 洪石）

○信息与交流

《河北省考古文集》简介

《河北省考古文集》是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发行。

该书为16开本，正文343面，共计50万字，定价198元。

该文集共收录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22篇，集中展示了近几年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

的新成果，对研究河北省乃至中国北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该文集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博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瑞琪）

本期要览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 2011年对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的发掘,发现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址F107和被叠压其下的F108。F107室内面积169平方米,建筑过程包括在F108的基础上修整半地穴坑体、挖柱槽、立柱、夯打半地穴墙体、建造火塘和铺设居住面等,出有少量陶器、石器和兽骨。F108面积与F107相似,均指向聚落的中心广场。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2年勘查与发掘简报 2007~2012年对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的发掘确认了遗址的大型环境,明确了该遗址为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龙山期大型聚落。聚落内部有居住区、墓地和手工业遗存。从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龙山期遗存属陶寺类型。这些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居址与墓地2007~2012年的发掘 2007~2012年发掘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中部偏东南区域,发现一处龙山时期的居址,房屋成组分布,附近还有陶窑、窖穴、灰坑等。居址废弃后成了墓葬成组分布的龙山期墓地,其中包括集中分布的儿童瓮棺葬。墓葬均无随葬品。根据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遗存可分为龙山期早期和晚期。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 2012年对石峁遗址后阳湾和呼家洼地点进行了试掘。在后阳湾清理了2座房址和5座墓葬,其中竖穴土坑墓2座、瓮棺葬3座。在呼家洼清理了1座房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本次试掘揭露的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等,为了解石峁城址内各类文化遗存的分布、分期与年代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文化与生业 地处大渡河源头区的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遗存归属于包含一定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本土文化因素的马家窑类型,哈休先民以狩猎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岷江上游地区主要以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两个区域同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差异应与地貌环境、海拔高程甚至区域经济传统有关。